

双 龍 瓶

张存杰
著



长城书社出版公司

双 龙 瓶

张存杰 著

长城书社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年·香港

双 龙 瓶

张存杰 著

出版发行：长城书社出版公司

（香港九龙青山道412—420号）

开本：787×1062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60千字

国际书号：ISBN—962—525—021—2

印次：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

1次印刷

定价：港币8.0元 人民币4.8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于西海公园



作者简介

张存杰，邯郸县人，1958年9月参加工作，现任磁县图书馆馆长。他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连环画研究会会员，邯郸地区作家协会理事。

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发表小说多篇，有的作品曾获省、地文学奖。

AWT 355/03

文如其人

——《双龙瓶》序

张庆田

读了张存杰1958—1990年小说集《双龙瓶》，我感慨很深。

他写了三十二年。

从1958年在《蜜蜂》发表处女作《田奶奶》起，就引起了读者、编者的注意。当他发表了《给爷爷请假》时，当时在《蜜蜂》编辑部任编辑的韩映山同志就写了篇读后记，说：“读了这个短篇，使人感到很亲切，很动人；作者确是带着一股子生活气味和泥土的芳香；叙述和描写都那么朴实，自然；对人情世理，一景一物，都初步做到恰如其分。”他说，作者还很年轻……可不，当时，他正在保定上农校，也不过二十多岁吧；可这次他来家找我，他要不说名字，我还真认不出他来了。我和他认识，还是60年以后，我在编辑部的时候，在《河北文学》发表了他的《“小气爷”》、《杨管》；他同时还在《新港》发表了《看枣记》、《“二队长”》。“文革”时期，我们为了纪念毛主席为治海河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发表十周年，组织作者写了部小说集《水绿山青》，其中收了他的短篇小说《雪夜红灯》，后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枣林风波》、《典型批

判》先后收进了他的《蹲点》、《交班之前》、《冬耕时节》，后来，他还和人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梨花寨》。

《河北文艺》复刊后，在第一期发了他的《棉乡新曲》，1982年改成《河北文学》后，发表了他的《村南有盏明灯》。在八十年代他还在《俱乐部》等刊物发表了《让水记》、《填坑》等。

他农校毕业后，搞农业工作，后来调文化馆、图书馆工作，但他一直在坚持业余创作。三十二年来，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他总是默默耕耘，描述着我们不同时代的不同生活。这些作品读起来，有真实感，有时代的烙印，作品中的人物的言行，都会引起你的回忆和共鸣。他的写法始终是现实主义的，手法三十二年如一日，也没有多大变化，就象他本人一样，始终那么朴实无华，勤勤恳恳地工作着。

文如其人。

你从作品中，可以咀嚼出他高贵的品质。

一九九三年五月三十日于石家庄

目 录

文如其人 (序)	(1)
丑奶奶	(1)
给爷爷请假	(15)
附评: 读“给爷爷请假”	(20)
拨垄眼	(23)
夜间补课	(29)
附评: (一) 两篇激动人的小小说	(35)
(二) 读“夜间补课”	(37)
“小气爷”	(39)
看枣记	(47)
两个青年人	(53)
附评: 新的探索	(57)
杨管	(59)
“二队长”	(67)
雪夜红灯	(73)
蹲点	(79)
交班之前	(85)
卖小鸡	(92)
冬耕时节	(98)
棉乡新曲	(106)

同行入.....	(121)
让水记.....	(135)
填坑.....	(149)
村南有盏明灯.....	(159)
雷阵雨.....	(166)
我那没过门的嫂嫂.....	(169)
快节奏.....	(173)
附评：现代意识觉醒的老农形象	(177)
后门学生.....	(179)
审儿子.....	(185)
双龙瓶.....	(189)
一条金项链.....	(197)
趴在柳树上的女人.....	(201)
后记.....	(238)

田奶奶

在圣井岗庙会过去的第一天，街上来了个穿一身新衣裳的小男孩。一群七大八小的孩子团团围着他；他走到那里，他们就唧唧喳喳地跟到那里。

这时，田奶奶从家里出来了，她走过来一看，围着的是个陌生的孩子，就俯下身子，摸着小男孩的头顶问：“你这孩子是什么村里的？”

“俺不知道。”小男孩抬起头来，看了看她，抽泣的回答着。

“你叫啥？”

“叫秋忙。”

“你做啥出来？”

“赶会。”

“跟谁去的？”

“跟俺娘。”

“你娘哩？”

一问到他娘，秋忙的眼泪就滚下来，哑着嗓子哭了：

“娘呀……”

那些围着看热闹的孩子，见秋忙哭了，好象是他们打了似的，都悄悄的往学校里溜走啦，只剩下了个田奶奶。她直起腰板，浑身上下打量着他。他上身穿一件白底红圈套红圈的小布衫，下身穿的是蓝色的裤子，他大概才学束腰，还不会结活结，只胡乱的把裤子用死结结在肚脐下；他的两

只小手，象个黑老鸱爪，脸倒白净净的，可脖子黑得象黑车轴。你一看，就知道这孩子讨厌洗脸，硬掐着脖子按在脸盆里洗两把，两眼也哭得红红的，满脸的泪道道。

明白人不用多讲，田奶奶一听一过眼，就知道这孩子的母亲把他丢在庙会上，他自己摸到这村里来了。唉，丁点大个孩子，连个村名也不知道，“瞎子摸天”，上那去找他娘呢？田奶奶是个软心肠的人，见不了孩子哭的泪涟涟。她又俯下身子，用袖头给他擦着眼泪说：“秋忙，别哭啦，上俺家去吧！”

“俺不去，俺找俺娘哩。”

“秋忙，别害怕，家去吧，我一定把娘给你找着。”

秋忙一听，猛的吃了一惊。他看了看她，心里说：“她能给找着娘？”他无可奈何的被田奶奶拉到她家去了。

到了家，秋忙东瞅瞅，西看看，都觉得眼生。他扭转头再看看田奶奶的脸，还是面生的要命。家里倒是干干净净，就是没有人，只有这个孤苦零丁的老婆子，觉得没有自家里一点味道，秋忙又哭了。

“别哭啦，别哭啦！我给你煮鸡蛋吃，吃了鸡蛋就找娘。”田奶奶一边哄着他，一边赶紧把煤火扎开，坐上个小急嘴锅，添上水，把三个雪白的鸡蛋放在水里，盖上盖，随即，把秋忙揽在怀里，坐在个草墩子上，摇晃着他，给他擦着泪水。

秋忙在她怀里，觉得就象在家找不着娘时，奶奶把他搂在怀里安慰他一模一样，听她的话音，不多一会就能看到娘了，于是，他那哭脸上就浮现出一丝微笑。

晚上，还没有熄灯，田奶奶给他讲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抗

日时捉鬼子的故事，秋忙聚精会神的听着，他完全被故事吸引住了，忘了想娘的念头，忘了他是在一个陌生的家庭里。

这时，一阵紧迫的扣门声。

门开了，进来一个三十来岁，细高个，穿着一身紫花布衣服，脸上总是堆着笑的人。秋忙张着两臂扑了过去，等他仔细一看，两手猛的又缩了回来。原来不是他爹来找他，而是田奶奶村里的社长李旺来了。

“就是这孩子吧？”李旺进门问道。

“是。”田奶奶回答说。

李旺坐在炕沿上说：“我从地里回来，听街上人嚷嚷，说你拾了个孩子，我就说晚上来看看他。”李旺说着就去抱秋忙，秋忙很眼生，撇了撇嘴又想哭，往后退了两步，就扑在田奶奶的怀里，把脸闷在她的衣襟上。

田奶奶轻轻的拍着秋忙，说：“社长，这孩子找不到他爹娘了，那咱就先得照管呀！”

李旺看出了她的心事，就迎上去说：“田大 婶，依我看，在没有找着他爹娘以前，就由你老人家负责吧，你愿意不愿意？”

“俺早就愿意了，社长。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这孩子照管好。”田奶奶笑着说。

“好，就这样吧。吃的、穿的有困难时，你就说一声，社里想办法帮助解决。”李旺关切的说，“田婶子，这些天社里事多挺忙，也没顾上来看你们这些“五保户，有什么困难没有？”

田奶奶感动的说：“咦！看什么，好人好马的。俺们都知道，你是个忙人，那里顾得上了哇。”

说话间，秋忙呼噜呼噜的打起了鼾声，他睡在了田奶奶的怀里。

“睡了，放下他吧。”李旺站起来说，“我后天就到县里去开全县社长会议，顺便打听打听这孩子是哪村的。”

李旺走后，田奶奶小心翼翼的给秋忙脱光穿服，把他放在床上，她一转身，“噗”一声把灯吹灭了。

月光穿透窗格纸，射到了床上，照亮了秋忙那光溜溜的壮身体。田奶奶看着这个睡得香甜的孩子，忍不住独自笑了。

被太阳照了一天的房子，晚上仍然热的象个热蒸笼，闷得人光出大汗。秋忙身上的汗是明浆浆的，象个刚出水的泥鳅。田奶奶赶紧拿起一把蒲扇，不紧不慢的给他扇着，一听见蚊子的哼哼声，就把蒲扇快摇几下，等把蚊子赶走了，就又不紧不慢的扇起来。

忽然，秋忙的身子在凉席上滚了滚，抡着两只手：“娘呀，俺找俺娘哩！”

田奶奶赶紧停住扇子，把一只手塞给他，哄着说：“睡吧、睡吧，在跟前哩。”

秋忙接着她一只左手，只当是他娘在身边守着他，动了动腿，迷迷糊糊的又呼哧呼哧的睡啦。田奶奶也渐渐的、渐渐的把手松开了。

“真是瓜儿不离秧，孩子不离娘。这孩子在睡觉中还要娘哩。”她轻轻的自语着，又拿起蒲扇呼呼给他扇起风来。

深夜了，清爽的凉气才慢慢的透进屋里来，把窝在屋里一天的热气驱散了。田奶奶放下扇子，给秋忙身上罩了个小薄被单，躺在他身边睡了。

天明了，田奶奶起来了，秋忙还睡着早晨的香觉。

她刚洗罢脸，秋忙也醒了，带着个“意怔”脸，两眼角堆了绿豆半大的两块白糊糊。还有昨天哭鼻子时流的泪道道，啊！好一个肮脏脸呀！

田奶奶是个爱干净的人，爱抹爱洗的，即便夏天顶热的天气，她的衣服也没有汗腥味。她看着秋忙那付垢脸，就叫他到洗脸盆跟前，把他拉到怀里说：“来，洗洗脸。”

秋忙一听要洗脸，觉得不是味儿，就从怀里往外跑，没有跑脱，叫田奶奶按住了他一条小胳膊。

田奶奶心里明白，要死拉硬扯的给他洗一次脸，不光洗不好，下次就再也不让洗了。想到这里，一手搂着他，一侧身，从桌子上拿来个已脱落了一些水银的镜子照着他：“你看，这镜子里边是谁？”

秋忙两手抓着镜框笑着说：“我。”

“你看你脸脏不？”

“脏。”

“怎么就不脏了？”

“用水洗。”

“好，那我给你洗洗吧！”田奶奶说着伸手就去脸盆里蘸水。

“俺不洗，俺不洗。”秋忙挣脱着。

“秋忙，我问你，你不是说用水洗呀？怎么你说洗又不洗了呢？”田奶奶温和的说。

秋忙一下被问得老实了，也不挣扎了，咕嘟着个小嘴不言语了，两只小手互相挖着指甲心中的黑泥，眼里含着泪花，觉得理儿输。

田奶奶笑了笑，用食指轻轻逗了一下他那苹果似的小脸蛋，说：“呶，给我笑笑，别不高兴啊！”

秋忙见田奶奶笑着，并不怪他，也就格格的笑了起来。

田奶奶把秋忙逗乐以后，就又赶着问一句：“秋忙，你说你洗不洗？”

秋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嘴里蹦出一个字：“洗。”

田奶奶还怕他洗的意思不巩固，顺便又从柜里拿出她串亲时用来蒙竹篮的一条花羊肚手巾，上面还印着个胖娃娃，两个小花猫，边沿上还散放着一些小杂花。她向他抖着说：“快洗吧！洗了，用娃娃手巾擦脸，可好啦！”

秋忙看着，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他为了快快拿到手里，就笑咪咪的依到田奶奶怀里。田奶奶一手搂着他，一手在脸盆里湿了湿手，又在脸盆上抖了抖，掉下了许多小水点，敲的脸盆叮当叮当的响。当湿手移近脸的时候，他紧紧闭起了小眼，脖子象斗败的小雄鸡似的往后缩着，屏住呼吸。当水抹到脸上时，他全身的嫩汗毛几乎都竖了起来。

小家伙本来就不难看，一洗脸更显得俊了。田奶奶又拿过镜子让他照：“秋忙，你看好不好？”

“好。”秋忙抿嘴笑着。

“好，可得常常洗呀！”

“嗯。”秋忙拿过那娃娃手巾答应着。

田奶奶把洗脸水洒在小院子里，拿起竹扫帚扫了起来。她一面扫一面问秋忙：“你会不会扫？”

“俺不知道。”

“我来教你吧！”田奶奶笑了。

秋忙欢蹦乱跳的跑了过来，夺过扫帚要握在手里，但手小握不过来，只好搂住它，整个身子也东歪西扭的使着劲，象王婆画眉似的扫了一小片。田奶奶看着光想笑。她从屋里又拿出一个高粱苗的小笤帚说：“来，使这个吧。”秋忙使那扫帚本很吃力，见田奶奶拿来个小的。就把那大的一丢说：“奶奶的！不使你了，笨货！”说了又忙使那小的了。田奶奶又说：“秋忙，你这样扫。”她扶着秋忙的手一笤帚挨一笤帚的扫了起来。扫了一会，田奶奶夸奖道：“很好，很好，有进步，快歇歇吧！”

秋忙受了夸，在小板凳上坐了，双脚不沾地的摆着，闪动着小眼睛，高兴极了。

这一天，田奶奶给他说这说那，叫 he 看这看那，就这样短短的一天的工夫，秋忙感到这个家并不陌生，反而感到很温暖。虽然他一阵阵的也想起娘，心里不好受，但他不哭了。

吃过夜饭，街上传来唧唧喳喳的声音。秋忙听着仰着脸问：“他们都是谁呀，怎不上咱家来呀？”

田奶奶说：“他们都在学里念书呢！哎，秋忙，你愿念书吗？你在家念来没有？”

秋忙经她一说，很高兴，就说：“可俺没有书。”

“没有书不要紧，我给你找。”田奶奶说完，外边唧唧喳喳的声音嚷到家门了。他们进门就喊：“田奶奶，秋忙吃饭了吧？”“怎不叫他街上玩去呀！”“俺们在街上好等，怎么他老不出来呀？”田奶奶看见这一群孩子就欢喜的说：“我早盼你们来哪！秋忙也想你们，你们一块玩，可别打他呀！”

“俺们都上学哩，不打架。老师说：打人是犯错误的。大同学要爱护小同学。”

田奶奶高兴极了，摸摸这个头，亲亲那个脸，看看哪个孩子有鼻涕就替他擦。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后来她忽然想起秋忙上学没书的事就问：“你们谁有一册书呀？借给秋忙用用，他明天就跟你们念书去哩！”她的话还没落音就听得：

“我有，田奶奶。”

“田奶奶，我有！”

“田大婶，我也有！”

“田大娘，我的一册书还新哩！”

.....

“好好好，一本就够啦。”她摸着振民的头说：“振民，你回家给秋忙拿书去吧。”

振民觉得秋忙能使自己的书，心里非常高兴，他飞快的跑回去把书拿了来。一群孩子在田奶奶院里玩开了。

他们在月亮下玩的象开了锅，有“猫捉老鼠”呀，“捉迷藏”呀，“母鸡丢蛋”呀，玩的真热火，一阵阵的笑声不断。就这样一直到深夜才散。

秋忙躺在床上，耳边又响起了孩子们叫“田奶奶”“田大娘”的声音，他想：她待我挺好的，我该叫她什么呢？他想着一骨碌爬起来，坐在田奶奶面前，仰着脸问：“我叫你什么呀？”

“就叫田奶奶吧。”

“田奶奶。”秋忙响响的叫了一声，象扔石头一样，咕咚一声又躺下了。

田奶奶摸着他的小光脑袋，快意的笑了。

第二天早晨，秋忙经田奶奶稍微一督促，自己就把脸洗了，虽然洗的不很好，比不洗可是强多了。他洗完脸，抄起高粱苗笤帚就扫地。田奶奶不叫他扫，说吃了饭自己扫，可他挺任性，非扫不可。

吃过早饭，田奶奶送秋忙到学校去念书，她那壮实的身子，在街上走的特别起劲。

真的，田奶奶象所有的母亲一样，为秋忙第一天到学校去念书而兴奋，天还没晌午就做好了晌午饭，在家坐不住，出来坐在大门口，眼巴巴的等着秋忙放学回家。

晚上，田奶奶在炕沿上点着一盏小油灯，灯头象小红绒球似的，在灯嘴上滚来滚去，洒了满屋子红光。

秋忙趴在灯亮下，翻着白天老师讲过的功课。田奶奶看着他的小光脑袋，心里想：“他念的怎么样？有个鼻子眼没有？”就说：“秋忙，你念了一天啦，背背叫我听听。”说着她把书拿到自己手里，合了起来。

“毛主席……”秋忙象流水似的背过了。

田奶奶兴奋的把秋忙搂在怀里，摇晃着说：“背得很好，没有白念了，功劳不小，明天我再煮鸡蛋给你吃。”

秋忙受了夸奖，高兴的在田奶奶怀里爬上来爬下去，活象个喂熟了的小鸟。

“别动了，我问你，念了书长大做什么？”田奶奶拽住他一条小胳膊问。

“当官，当这么大的官，发了财买肉叫俺爹吃，叫俺娘吃，叫你也……”他上下伸着两个胳膊，象丈量着什么似的说。